

斗士与解剖师——约翰·克利斯朵夫掠影*

杨欣

(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重庆涪陵408100)

[摘要]自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被傅雷先生翻译出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为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艺术形象所感奋已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一艺术形象在以下两方面闪烁着夺目的光彩:一是其为艺术而战的大无畏精神,一是其对人类灵魂的无情的理性解剖。今天,重新审视这一艺术形象,对纠正以往的认识偏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斗士;解剖师;精神;解剖

[中图分类号]I565.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3-0125-04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报刊上曾出现不少评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当时评论的重点放在分析批判这部小说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今天看来,当时的批判有很多失误。笔者认为,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人物形象不能脱离时代环境,否则就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事实上,已有人深刻分析了罗曼·罗兰在塑造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人物形象时的动机,如罗大冈先生就认为罗曼·罗兰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1]P173}罗曼·罗兰固然受到托翁心仪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但他更为引人注目的应当是对人类艺术灵魂的孜孜以求。我们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约翰·克利斯朵夫对艺术如火的激情,而正是这种感人至深的激情使罗曼·罗兰与托翁具有不同的人格魅力。如果把托翁称为人类良心导师的话,那么罗曼·罗兰则可以被誉为人道主义灵魂的守望者。这两位艺术大师笔下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魅力。笔者认为罗曼·罗兰塑造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艺术形象首先是一位为艺术而战的大无畏斗士,其次才是一个清醒的人类灵魂的解剖师。换言之,以前人们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

人主义观点遮蔽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艺术“理想国”里的耀眼光辉。今天,重新审视这一艺术形象具有深远意义。

一、为艺术而战的无畏斗士

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一位艺术斗士的难能可贵之处首先表现在他对自我的毫不留情的否定,这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他最受不住的,莫过于那些他从前以为表白热情,表白爱情的喜悦与悲苦的乐曲。他认为这些作品里使他最气恼的是谎话,是虚伪,是人云亦云的俗套。他曾对自己痛加挞伐:“你瞧,你瞧,你这蠢东西,替我去投河死了罢,先生!”这种与自我中消极没落的东西的决绝态度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种卢梭式的忏悔仅以“人道主义”来概括是难以突显其内在精神的。

实际上,罗曼·罗兰借约翰·克利斯朵夫昭示了艺术创作的真谛,即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真情实感。尽管这已为众多艺术家的实践所证实,但约翰·克利斯朵夫否定自我的态度之坚决仍然具有出乎其类的魅力。罗曼·罗兰在小说中曾直抒胸臆:“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

* [收稿日期]2007-03-12

[作者简介]杨欣(1958-),女,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

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3]p13}这是罗曼·罗兰的思想,也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艺术生活的逻辑起点。在他们看来扯谎不是艺术创造,当然应该将其逐出艺术的“理想国”。

其次,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一位艺术斗士的难能可贵表现在对德国艺术的大无畏批判上。他认为他把德国艺术赤裸裸地看到了。不论是伟大的还是无聊的,所有的艺术家都婆婆妈妈的,沾沾自喜,把他们的心灵尽量暴露出来。有的是丰富的感情,高尚的心胸,而且真情洋溢。日耳曼民族多情的浪潮冲破了堤岸,最坚强的灵魂给冲得稀薄,懦弱的就给淹溺在它灰色的水波之下:这简直是洪水;德国人的思想在水底睡着了。像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舒曼,以及等而下之的那些浮夸感伤的歌曲的小作家,又有些怎么样的思想!完全是沙土,没有一块岩石。在这里,约翰·克利斯朵夫呼唤的是坚强的民族思想,甚至对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这些伟大的作曲家也毫不留情。这无疑是需要勇气的,弄不好会落个数典忘祖的骂名。约翰·克利斯朵夫当然知道出现以上的局面,罪魁祸首不是贝多芬、舒曼等人,而是贝多芬、舒曼等人的可笑的代言人,是嘴里嚼着东西的群众,把他们的愚蠢像一团浓雾似的包围着作品的群众。

如果仅止于此,约翰·克利斯朵夫就算不得一个十分清醒的斗士,因为任何维护经典的人都可以迁怒于听众与群众。但他十分睿智地判断:作品反映听众,听众也反映作品。这一论断将作品与听众置于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中,作者的创作就成了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在他看来,好的作者应该是张扬其民族的坚强思想的人,而不应该是迎合大众低级趣味的文艺弄臣。惟其如此,作品与听众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推而论之,当听众对作品不满意的时候,作者必须担负起提升听众水准的重任。克利斯朵夫所肯定的东西正是一切优秀的艺术家所追求的境界,只是他采取的方式难以让麻木的听众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罗曼·罗兰在塑造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斗士形象时采用了闹剧式的夸张手法。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大庭广众之下居然哈哈大笑,音乐厅内的大众自然把他视为异端。“滚出去”的声音是“城里人”对冒犯其尊严的条件反射。“笑得浑身扭动”既表现了克利斯朵夫的快乐也昭示出他对无知听众的无情戏弄。这种夸张与其说是非理性的极度表现,毋宁说是极度理性考量之后的短暂休克。因此,就形成了一种艺术的张力。换言之,这一夸张描写的运用,不仅无损于克利斯朵夫作为高居于艺术殿堂的大师的光彩形象,相反,为其艺术斗士的神采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再次,约翰·克利斯朵夫作为一位艺术斗士的精神表现在他在法国为艺术而奋斗以及对法国艺术犀利的批判上。他被儿时的好朋友高恩带着去见巴黎的音乐出版家哀区脱。哀区脱傲慢无礼激怒了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的回话掷地有声:“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对我?你能算一个音乐家吗?不知你有没有写过一件作品?而你居然敢教我,教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怎么样写作!……看过了我的作品,你除了教我窜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脏东西去教小姑娘们做苦工以外,竟没有更好的工作给我!……找你那些巴黎人去吧,要是他们没出息到愿意听你的教训。至于我,我是宁可饿死的!”在克利斯朵夫自己看来,他一个以写作为生命的人竟沦落到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脏东西去教小姑娘做苦工,简直是荒唐透顶,其“宁可饿死”的誓言并非说说而已,他并没有像哀区脱所预言的那样回去向哀区脱屈服。克利斯朵夫与其说是为了一个艺术家的自尊,毋宁说是不愿亵渎他神圣的艺术。他没有向哀区脱妥协,而宁愿以每小时一法郎的待遇去教肉店老板的女儿。艰苦的生活没有能泯灭他的艺术良知;相反,他是愈挫愈奋。他认为他的艰苦的生活一点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在他看来,音乐王国是他视为生命的心灵家园,这正他为音乐艺术奋斗不止的原动力。

克利斯朵夫对法国艺术的认识始于文学。儿子、父亲同睡一个姑娘,妹妹同性爱的新闻使他发出“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的诘问;他认为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就简直就是传染病!

克利斯朵夫对法国戏剧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他们戏剧风格之混杂也不下于他们的感情。……他们天生的会挖苦人，可是很少天趣；但他们凭着乖巧的手法，能仿着巴黎风气制造出一些天趣。……他们很聪明，观察很精密，却有些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上磨坏了的眼睛是要用放大镜来检视感情的，他们把小事扩大了好几倍，而看不见大事；……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真正的天性，由于莫名其妙的刺激，会从他们古老的心灵深处觉醒过来。”也许这段话不无对犹太民族的偏见，但对充斥法国戏剧界的沉闷氛围的认识却是到位而深刻的。克利斯朵夫感觉到了巴黎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这种气息既有犹太人发出的更有法国人发出的。不仅如此，他还诊断出了法国艺术界的病根所在——贫瘠的享乐，滥用思想，滥用感官。他竟直言不讳地对朋友说：“你们都是虚伪的家伙。我一向认为只有我的国家是如此。……你们却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等等来掩护你们的怯懦，便是用‘艺术’与‘美’来掩饰你们民族的荒淫。为艺术而艺术！……喝！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像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3]p373} 这些言论饱含克利斯朵夫艺术上的真知灼见。他的目光像两柄泛着寒光的利剑直刺法国艺术的“恶之花”！

二、人类灵魂的解剖师

约翰·克利斯朵夫用其犀利的目光对德国民族(其中也包括他钦敬的艺术大师们)进行深刻的解剖，当他把几个“素受尊重的”音乐家的作品重新浏览一遍时，发现他最敬爱的某些大师也有说谎的。他几乎心都碎了，仿佛发觉自己那么信任的朋友已经把他欺骗了多年，以至于他为之痛哭流涕，夜里睡不着觉，苦恼不已。只有不带民族偏见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对艺术有着真切感悟的艺术家才能如此洞察幽微。

克利斯朵夫更多地把批判的目光投向普通大众。他认为德国民族患了贪食症——像斯特拉斯堡的鹅一样。你给他随便什么都可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也好，《赛金根的吹号手》也好，玛斯加尼也好，赋格曲也好，两拍子的军队进行曲也好，阿唐，巴赫，普契尼，莫扎特，马斯涅都好。他连吃什

么东西都不知道，只要有得吃。甚至吃了也不觉得快乐。瞧瞧他在音乐会里的神气罢。有人还说什么德国式的狂欢！其实什么叫做欢乐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永远是狂欢的！他们的狂欢和他们的悲哀一样是像雨水般随便流的：贱如泥土的欢乐，没有精神也没有力。他们愣头愣脑的笑着，几小时的吸收声音，声音，声音。他们一无所思，一无所感，只像一些海绵。真正的欢乐与真正的痛苦，决不会像桶里的啤酒般流上几小时的。它掐住你的咽喉，使你惊心动魄的慑服，以后你不会再想要别的：你已经醉了！”^{[3]p69} 克利斯朵夫对德国民族“愣头愣脑”式的狂欢嗤之以鼻。这种对民族心灵的解剖是大胆而犀利的。罗曼·罗兰认为克利斯朵夫之所以对他们这样严，是因为他对自己就是这样严。纵观历史，对自己与民族，大胆解剖者总是能赢得人民的称誉。俄国的契诃夫，中国的鲁迅，德国的歌德均如此。其实他们又都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与人民，克利斯朵夫对德国民族灵魂解剖的深邃目光与他对真理的殷切向往是分不开的。他曾写道“你们爱做什么人物都可以，但至少要有真！要真，哪怕艺术和艺术家因之而受到损害也没有关系！假使艺术不能和真理并存，那么就让艺术去毁灭吧！真理是生，谎言是死。”^{[3]p70} 这种将真理视为生命的精神正是克利斯朵夫这一艺术形象的闪光之处！

克利斯朵夫对大师、民众的批判正是基于他对于真理的渴望。尽管在其不经意中有偏激，有苛求，但其主导面却是理性的。凭着这种理性，他对法国民族的灵魂进行了细致独到的解剖。他认为“贫瘠的享受”是法国民众病根所在，特别反感那些文人一边把艺术当作寻欢作乐的工具，一边自命为宣扬一种没有利害观念的宗教。这未尝不是罗曼·罗兰对法国艺术的深刻反思。罗曼·罗兰借克利斯朵夫的朋友高恩之口道出了法国民众的格调：“我们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永远是纯洁的，它只有贞操，没有别的。我们在人生中探险，像游历家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是探奇猎艳的使者，是永不厌倦的爱美的唐璜。”^{[3]p373} 这段话道出了法国民众受克利斯朵夫批判的缘由——为艺术而艺术。而克利斯朵夫的话显豁地剖析了法国民族的灵魂：“你们却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等等来掩护你们的怯懦(就是说，你们只顾自命不凡的研究，而对于后果完全不负责任)，便是用

‘艺术’与‘美’来遮饰你们民族的荒淫。为艺术而艺术!……喝!多么堂皇多么庄严的信仰!但信仰只是强者有的。艺术吗?艺术得抓住生命,像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般,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3]p373}在克利斯朵夫的眼中,法国民族在艺术创作上是虚伪的,没有力量的。他把他们比作可怜的麻雀——找到什么枯骨便当场撕扯。尽管克利斯朵夫针对法国民族所发的议论有偏激之嫌,但他认为艺术应该富有生命力却是金科玉律。

总之,克利斯朵夫这一艺术形象在为艺术而战的大无畏精神与解剖人类灵魂的透彻犀利方面具有无穷的魅力。特别是他对自己民族灵魂的无私袒露是极具勇气与魄力的。克利斯朵夫心怀良心、

珍视友谊而又洋溢着“钢”性与决绝,是二十世纪文坛的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1915年《约翰·克利斯朵夫》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恰是名至实归。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克利斯朵夫这一形象,应更多地关注其战斗精神与批判精神,因为这对艺术的发展乃至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罗大冈.论罗曼·罗兰[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 [2]列宁.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5.
- [3]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朱德东)

Fighter and prosector—a glance of Jean—Christophe

YANG Xin

(Chinese Department, Yangtze River Normal College, Chongqing Ful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After Mr. Fu Lei translated Romain Rolland's novel Jean—Christophe, the fact is that more and more Chinese readers are moved and inspired by the artistic image of Jean Christoph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is artistic image shines with every hue in two aspects such as the fighting spirit for art, and rational and merciless dissection of human soul. Presently, the reexamination of this artistic image i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correcting the wrong understanding of the novel in the past.

Keywords: Romain Rolland; prosector; spirit; dissection